

# 孤鶴的意義 (下)

## 黑鴨

### 文學溪林

劉醒龍

郭靜

到了海邊的古長江口，曾經被一萬年前可可西里冰雪之水滋潤的野地，不得不用丹頂鶴作為標誌象徵，以丹頂鶴為及格線！退後一寸是什麼？前行一分又是什麼？如此，白居易才會不厭其煩地以詩寫鶴，以鶴寫詩。

有詩為證，為肥美的楊貴妃寫出《長恨歌》的白居易，最愛削瘦的鶴，盤點他一生所寫的文字，寫鶴的詩詞竟然有一百多首。這當中比較有趣且意味深長的，是以鶴的口腹與別的禽鳥唱和。那肥肥的大鵝抱怨鶴被順風送入青雲，自己長得與鶴的模樣差不多，為何沒有一同步入青雲。「右軍歿後欲何依，只合隨雞逐鴨飛」——養在白居易心中的鶴慨然回答，寫鶴的王羲之死了，鶴們除了與雞鴨混跡在一起，何必還要別人自我矮化，自毀才華，去選就不合格的事物？對於以非黑即白，將線線分得清清楚楚，只求不要太看輕自己的烏鴉，白居易回應說，鶴喜愛棲身於雲上華表，烏鴉卻只愛攫取田裏的腐肉，就像唱歌和撫琴，一個是羽音，一個是角聲，曲調的不同，簡直就是歡歌與喪曲。對於鷹隼所表達的名鶴相對名鳶、聞天等同戾天，飢腸轆轆時都會啄食腥膻等等自以為是，白居易回答說，是清是濁，各有各相，這也是鸞鶴同飛的彩雲中，見不着只會在烏煙瘴氣裏亂喘亂竄的鷹隼的根本原因。輪到雞來抱怨，不該輕慢自己每日警露之德，司晨之功，白居易也沒有好氣替鶴回應，輕輕幾句，爾為爭奪伉儷，不惜在泥水中大打出手，吾為保持氣節，

寧肯棲身樹上，天下人的眼界，豈能因為某是家雞，而看不見他處的野鶴。

白居易在這裏提起家雞與野鶴，實在太好、太妙、太傳神了：果真天天為主人下隻蛋，報個曉的家雞遍地都是；不肯就範，拒絕樊籠，只在九天鳴叫的野鶴，能夠相伴的只有閒雲。世間太多公雞、母鴨、肥鵝和烏鴉，抱着死皮賴臉、潑婦罵街、造謠惑眾的好使伎倆，就是不肯修煉、不善進化，守着枯田瘠土、腥膻腐臭，不作千里萬里想往。白居易沒有將鳳凰孔雀之流拿出來類比，無非是覺得這幾樣常見的兩腳禽，加在一起足以表達直立之人的日常醜態。

丹頂鶴身著黑白紅平常三色，低頭覓食找不到半點諂媚，昂立雞群不曾有半點輕浮。謙謙君子之風透着高貴，款款低調之形盡顯優雅。沒有刻意修飾打扮，素裝素顏，天然純樸，一招一式，似乎都在體現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

同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理念。有一種說法，在中國，凡是沾了鶴字的邊，不管是天上飛的，水中漂的，地上跑的，一律是二級保護動物。相對當今社會生活中那些久違了的價值觀，丹頂鶴的生命方式則是更需要保護的。

陸煙海霧，隱隱忽忽，茫茫蒼蒼。遠近相接的煙墩，用於點火報警；星星點點的潮墩，便於漲潮時，趕海人爬上逃難避險。朝霞中偶然有柳眼凝望桃腮，碧水中冷不防現出帶笑春風。四面八方的蘆葦圍起那些由鷗鷺唵來的密密柳林，見縫插針的荻花讓那些有癩有蕊的野牡丹變得更加羞紅。空濛裏，魚群可以抬頭開天。疏林中，雙鹿不用提防天敵。潮漲漲落，土地得失，恍惚之間，長起了狗尾草，長起了狼尾草。

在時空的那個間隙中，會不會生長出像狗尾草和狼尾草一樣茂密的狗尾草，然後又趁着下一個時空的間隙，再生長出像狗尾草、狼尾草、狗尾草一樣茂密的虎尾草？遊蕩不止的東海水線與蘇北平原永不停歇的岸線之間，這生生不息的荒野，這人煙不止的荒野，這萬物互戀的荒野，無論怎樣地無邊無際，無休無止，八千里路雲和月，八千里路圓和缺，八千里路霜和雪，八千里路鋼和鐵，最終都是為了讓命運如同丹頂鶴群，優雅地喝一口水，優雅地啣一口泥，優雅地生，優雅地死，優雅於泥沼，優雅於九天。

(作者為第一屆魯迅文學獎、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)

亮在水面上的黑鴨，偶爾將頭伸進水裏一次深呼吸，就是一次命運的放逐

不需要太深的水  
一隻黑鴨就可以陷入回憶  
拂動水的褶皺

一定有一種風暴，隱於水  
隱於黑鴨的體內  
讓黃昏的湖水繃緊波紋

一隻，兩隻，三隻……  
數到第七隻時，兩隻黑鴨  
交換了位置，湖面上  
散亂的光，在相互補充



(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)

### 時代詩行



●丹頂鶴的謙謙君子之風透着高貴。

## 孔雀寂寞飛

何願斌

### 文學花園



●門樓內一對孔雀雕塑交項聳立。

網上圖片

「今日大風寒，寒風摧樹木，嚴霜結庭蘭。」工作三十餘年之後，在一個倒春寒的早春二月，我終於想起，應該去看一看那個1800年前的東漢敘事長詩誕生地了。

直到導航抵達終點，我才意識到，我所要探訪的地域不在潛山市，而是懷寧縣。進得門樓，一對孔雀雕塑交項聳立，似傳哀鳴。走在寬闊的直道上，撲面而來的，是清冷的雨後長風。「未至二三里，摧藏馬悲哀。」直道盡頭的跑馬場上，兩匹瘦骨嶙峋的馬，一立一臥，無嘶無嘯，牠們是《孔雀東南飛》詩篇的知音和見證者嗎？梅花凋零處，人造城牆頭，旌旗獵獵，那是吹自大漢王朝的古風嗎？

終於看到孔雀，牠們漫不經心地踱步。一隻藍羽孔雀捨棄地上的玉米粒不吃，卻將長喙探出網外。我仔細搜尋，原來那裏有一星點殘餘的麵包屑，我趕緊拈於掌心，牠立刻迫不及待地吞嚥而盡。我的好心似乎帶來好運氣：孔雀忽然停住，炫耀地舉起尾翼，像撐開一把花傘。牠的身體迷人地抖動着，羽翼間發出響亮的摩擦聲。這時候，北風吹動巨型傘蓋，牠有些支撐不住，不得不調轉方向。據說，孔雀開屏是為了吸引同伴，可奇怪的是，牠面前的母孔雀居然視若無睹，兀自踱着步子，彷彿覺得眼前畫屏有些礙事。接下來，另外兩隻雄孔雀也開始各自的表演，牠們是在相互比武嗎？在《孔雀東南飛》故事的發生地，看似無人打理的一群孔雀用牠們美麗的屏風，撫慰着我一顆涉遠而來的漂泊之心。孔雀在，故事就在，劉蘭芝和焦仲卿就在。

出影視文化城時，最後一輛裝載小吃炊具的貨車走遠了。黃梅戲館裏唯一的歌唱者還在一字一頓地吟唱，宛如東漢末年的大風將她的顫音送出很遠、很遠。

「東西植松柏，左右種梧桐。枝枝相覆蓋，葉葉相交通。」相隔二百米，民居宅旁，就是那塊象徵忠貞愛情的墓地。一棵斜立的柏樹前方，碑石上赫然題刻着鑿金鏤鐵「漢焦仲卿劉蘭芝之墓」。這樣的遇見頗有些倉皇，卻終究實現了抵達。柏樹是單身的，主幹被鋸斷，綿密垂落的枝葉間懸掛着許多蒼黃的顆粒。並無松柏對

稱，土堆上方兀立幾束寒枝，些許青苔，零星雜草。據載，悲劇發生若干年後，因為夜夜烏啼聲切，人們不得不將奇樹砍去了。再後來，建園、興園、推園、毀園。歷經風風雨雨，如今，能夠留下一抔黃土、半月池，作為焦、劉，也應該感恩知足了吧？一方泥土，搏來搏去，反覆詮釋着：千百年來，長詩不滅，故事不滅，史書常在。

墓前，一條甬道，一面詩牆。詩牆外，是尋常百姓家。一位婦人看了看我，很快就掩門進去了。半月池邊立着一塊標誌碑「孔雀東南飛遺址」，落款時間為公元1987年9月。那一年那一月，我正由一位青澗少年步入省立中等師範學校，我的漢語言文學教材中注定了繞不過一首古老的樂府長詩。

午後晴陽靜靜照耀着小市鎮街道，林園門樓兩側的動物石像一蹲一臥，頗有漢代遺風。千載過去，最堅固的實物，除了泥土，還有這幾尊磐石。正如詩中所書：「蒲韋韋如絲，磐石無轉移。」街道盡頭，是昔日聞名的孔雀台，樓台空空，像漁網兜着風塵。這是近年新修的彩繪樓台，舊時歌舞落葉埋入泥土，像老去的唱片被時光拋出久遠。一條河流亮着，在陽光下晾曬泥土金黃色的肌膚。今天的小吏港早已不是當年的深水港，這條奔騰數百里的皖河，無聲地擱淺在另外一條歲月的長河中。

「孔雀東飛何處處，廬江小吏仲卿妻。為客裁縫君自見，城烏獨宿夜空啼。」與小吏港相關聯的，還有這首少為人知的七絕《廬江主人婦》，他出自詩仙李白之手。在皖江之畔，離京未歸的謫仙人似乎放棄了尋仙的夢想，他被一位「仲卿妻」打動。那是一個怎樣的夜晚？他看見了一雙縫衣的素手，聽見了空啼的城烏。故事流傳數百年之後，類似焦仲卿妻的大唐女性同樣美麗、勤勞，可牠們的命運依然是辛酸的。飄逸如飛天的李太白，一方面從民間樂府中汲取源泉，另一方面，更是直接與民間淳樸的人心相通相連。他高蹈着天空的幽夢，又是行走在大地上的詩人。在小吏港，他沒有遇見幸運的孔雀，卻聆聽到城烏寂寞啼。

(作者為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)

## 「二月二龍抬頭」：民俗傳承中的交響樂章

### 指間歲月

劉長利

今年3月1日，恰是農曆二月初二，也就是民間傳說裏「龍抬頭」的日子。「二月二」自元代起便發展成全國性節日，它宛如一座橫跨古今的文化橋樑，生動展現着傳統文化，承載着古人對自然的敬畏及對美好生活的嚮往。

傳說中，古時人們因忙於農事，錯失了祭天的吉時。玉皇大帝為此雷霆震怒，責令龍王三年不得降雨。人間大地乾裂，田地顆粒無收，饑荒肆虐。龍王的小兒子青龍心懷悲憫，不忍見人間百姓挨餓受困，於是毅然冒險，悄悄為人間降下一場久違的甘霖。玉帝得知後，勃然大怒，將青龍壓在大山之下，並立碑警示：「青龍降雨犯天規，當受人間千秋罪。要想重登凌霄殿，除非金豆開花時。」百姓們對青龍的善舉感恩戴德，紛紛絞盡腦汁思索解救之法。次年二月初二，一位老者在晾曬黃豆時突發奇想，用鍋炒製黃豆。隨着豆子劈啪爆開，老者驚喜萬分，這不就是「金豆開花」嗎？玉帝知曉後，只得赦免青龍。青龍破山而出，騰空而起的剎那間，春雷滾滾，天降甘霖，旱象迅速消散，萬物煥發出生機。百姓歡呼雀躍，以各種形式慶賀青龍重獲新生。

神話傳說反映了黎民百姓遇難成祥的美好願望。而「二月二龍抬頭」的真正來歷，則源於天象觀測，體現了古人對自然界的敏銳觀察與智慧。上古時期，人們通過二十八宿標記星位來判斷季節，東方七宿連線宛如蒼龍，冬季隱匿無蹤。來年初春，角宿星率先從地平線探出，好似龍抬頭，人們據此來安排農事活動。在農耕社會，龍被視作行云布雨的主宰，人們在二月二這一天祈願龍興雲作雨，飽含着對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的美好願景。

古人從「龍抬頭」天文現象中獲取啟示，民間逐漸演化出形式多樣的「龍抬頭」習俗。我國地域遼闊，氣候差異顯著——初春時節，北方還是冰天雪地，南方卻已花紅柳綠，但在二月二這一天，卻存在許多相同的習俗。比如各地都流行逛廟會，這一習俗源於古時的祭祀活動，既蘊含着對民族圖騰龍的敬畏，又祈求上蒼賜予風調雨順的好年景。同時，二月二這天理髮被稱為「剃龍頭」，人們希望在新的一年鴻運當頭，沾染龍馬精神。還有將餃子、春餅、麵條、炸糕稱作「龍食」的習俗，人們認為吃「龍食」能得到龍的庇

佑，每一口都飽含着對美好生活的期許。除了這些普遍習俗，不同地區在「二月二」還有極具特色的習俗，體現了民眾就地取材、因地制宜的智慧。

就拿我來說，我出生在冀東的土地上，還記得在老家過「二月二」的情景。人們用當地特有的黍子麵製作年糕，將其煎成誘人的金黃色，那特殊的香甜氣息，成為我童年記憶中難忘的味道。而「引龍回」風俗頗為奇特，「二月二」的清晨，舅舅會用燒柴草的灶灰從院子撒向街道，一邊撒一邊唸唸有詞地祈禱，直至水井旁。村裏那一條條從家家戶戶蜿蜒而出的灰線，不僅連接着大地與神龍，更承載着農戶們對豐收的殷切期盼。

後來我隨父母到豫北長住，發現這裏的「二月二」習俗與冀東又有不同。這裏的年糕用糯米製成，色澤潔白如玉，口感軟糯香甜，飽含着「年年高」的美好寓意。炒黃豆的場景熱鬧非凡，瀟灑的香氣引得孩子們圍在灶台邊，蹦蹦跳跳地呼喊「金豆開花」，眼睛卻直勾勾地盯着鍋台，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嚐這象徵好運的美味。

而在千里之外的江南水鄉蘇州，「二月二」則有着另一番獨特韻致。2020年我遷居到蘇州之後，深刻領略到這裏遺存習俗的魅力。「二月二」被蘇州人稱作「春龍節」，講究製作「擀腰糕」，即將糯米年糕製成與人腰相似的形狀。「擀腰糕」來自一個有趣的傳說——相傳很早以前，蘇州虎丘塔將倒塌，土地公託夢讓民眾拉正塔身，眾人一夜勞累後腰酸背痛，次日恰逢「二月二」，人們吃了油煎年糕後，症狀竟神奇地消失了，於是便有了「健身強骨擀腰糕」的說法。

如今，蘇州人為「二月二」注入新的文化內涵，每年都舉辦相關的民俗文化展覽和主題文創產品展。人們當天還會在石湖舉辦盛大的「春龍節」。現場人聲鼎沸，鑼鼓喧天，好似喚醒了沉睡的巨龍。陸地上，龍獅舞動得酣暢淋漓；水面上，龍舟競渡激戰正酣；藍天上，龍形風箏騰雲駕霧。「海陸空」三龍鬧春的壯觀場景，融合傳統與創新，充分展現出江南水鄉獨有的文化魅力，彰顯出水鄉大眾團結奮進的新精神風貌。

歷經歲月變遷，「二月二」的習俗跨越東西南北，深深扎根於華夏大地，成為珍貴的農耕文化遺產。古人對自然的敬畏，在現代社會已演化為強烈的環保意識和對自然規律的尊重；對美好生活的嚮往，也在「二月二」不斷創新的活動中得以展現，煥發出新的生機，如激昂澎湃的樂章，激勵人們在新的一年懷揣希望，不斷前行。

(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、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)



●「擀腰糕」是與人腰形狀相似的糯米年糕。

網上圖片